

善於說話的人，往往一樁故事重覆好幾次，使幼小的他都能百聽不厭。

不過他真正接近文學，還是受他哥哥的影響；他哥哥酷愛文學作品，又常常寫作，不過從未有一篇印成鉛字，他哥哥的文章感情充沛，到二、三十年以後的今天，仍令他低迴感動，這個影響對他是深長無比的。從哥哥的作品裏，他得以瞭解，文學最重要的乃是情感和真摯，多年來，他如果寫下一句言不由衷的句子，都會使他自慚形穢，如芒在背。他說：「浮名、俗利畢竟不是生命之根，怎能令我挾以終生？」

他感嘆二十多年的寫作生涯，瞬息已過。有時他重讀過去的一些篇章，覺得惟一值得安慰的便是每一字都出自他的血誠。他很熱愛史記、紅樓夢，正因為司馬遷和曹雪芹是古今罕見的至人，他認為，那「遭世有難言之隱」的生命，正是他們偉大作品的泉源；難言之言，也許是一切不朽之作的資質之一吧。他說：「寫作是具有魔力的，當『真我』在浮雲中領略意境，在水聲中獲知技巧，在山影中發見出篇章和結構。才固然難，其實更難的是毅力，是創作的熱情。」

他創作出之以誠，待人也出之於真。有一件事他至今仍感到痛恨，便是「強迫出書」。他曾經把他的故友楊喚的信件細心整理出來，並加題目註言發表於某一刊物。連載以後，竟有某出版社將這些信件收集起來印刷出版，謂之「楊喚書簡集」，歸人曾去函勸該社不要出版此書，未料該出版社不顧一切，把書發行於世了。歸人痛惜的不是個人被強迫出書，痛惜的是故人之情被人沾辱了，更沉痛的是我們出版界的沉淪！

羅蘭

羅蘭，原名靳佩芬，河北甯河縣人，民國八年六月三日生，河北省

立師學院師範部畢業，音樂系肄業。曾任音樂教員，廣播電臺節目主持人、編輯，現任職於警察廣播電臺。民國五十二年出版第一本書。



「羅蘭小語」是羅蘭的最早一本書，書中收的是她在廣播電台的播音稿。許多年輕的聽眾收聽她的廣播，或是讀了她的書之後，都覺得如沐春風，好像有一隻看不見的手，撫慰了他們多愁善感的心懷。羅蘭的散文自成一格，她的文字適合默讀，更適合朗誦。

她出生於河北寧河蘆臺鎮，從小就隨父母在都市謀生，偶而才回到自己的家鄉。她的家鄉是古老淳樸的村莊，至今她仍難忘懷那北方的風雪和古老的家園。民國十二年，她隨父母遷居塘沽鎮，父親任職於該鎮的久大精鹽工廠技師，那年她父親收入微薄，只能燃燒蒿子來煮飯，在她的記憶裏，蒿子的炊煙成了那段惶恐而艱苦的生活的標誌。

民國十四年她進入工廠子弟小學讀書，却常常爲了內戰而逃難，戰爭延續的恐懼，以及經濟帶來的憂慮，像一道陰影時時籠罩她的家庭。民國二十年，進入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師範部，這是她生命中最能改變氣質的一個階段，經過六年的住讀生活，使她瞭解「勤樸奮勉和婉敬信」的意義，也使她從一位浮動、急躁的女孩，變成個性穩重的大人。

二十七年春季，她才十九歲，便到「寨上女子完全小學」教書，在那裏度過一年多清靜而安閑的日子。廿八年任河北省立女師附小音樂教員。抗戰勝利後，入河北女師音樂系，民國卅五年在天津廣播電臺擔任節目主持人，白天上課，晚上上班，她把從教室裏學來的理論，在廣播電臺的豐富資料中找到了實際的答案，那時每天晚上九點到十點之間，通過廣播，她所喜愛的音樂就變成了她和大眾共同的慰安。

卅七年隻身到臺灣，任職於臺灣廣播電臺（即現在的中國廣播公司），開始以每月兩萬六千元老臺幣的薪金，做了臺灣電臺的一名播音員。在那裏，她認識了「有緣千里來相會」的丈夫。結婚後，便連續來了三個孩子，她辭去電臺的職位，她認爲，女人結婚後不妨仍在外面工作，但有了孩子，却必須回到廚房，當時她主持「夫婦之間」的節目時，便是如此的主張。因此，輪到她實行自己的理論時，便只好和她的工作暫別了。直到民國四十八年，她才又任職於臺灣省警察廣播電臺，主持節目迄今。

羅蘭寫作不拘時地，無論生活中有天大的煩惱，只要她手中有一支筆，案上有一疊紙，就可以從中找到安慰和樂趣。她從十五歲時，便有了寫日記的「嗜好」，從讀書到做事，從單純無憂的少女，到複雜多變的成年，已養成了「捕捉心情的剎那」的習慣，揮毫即可成章。她的文章能够激勵讀者積極上進，使頹廢者振作，使失敗者重拾希望，在臺灣的散文作家中，她的作品可以說有獨到的風格。



蕭白

蕭白，原名周仲勛，浙江諸暨人，民國十四年二月廿四日出生。私塾六年，小學兩年。曾任小學教員、戰地服務隊員、編審、軍職二十三年，中校退役，現專事寫作。從民國三十四年開始寫作。

蕭白出生在浙江諸暨的若耶溪畔，那是一個很小的地方，在地圖上是找不到的，但是他生命裏却比什麼多來得重要，那是他與生俱來的地方，他的血液中仍循環著那地方的氣息。若耶溪就是現今的浣紗溪，因西施浣紗而得名。那琥珀色的溪水使他著迷不已，當年的秋日紅葉，冬季雪色，至今依然令他低迴不已。

他的父親是個農夫，自小就在純樸的農家生長，蕭白從小就經歷過種田、種地、伐木、放牛、採茶、養豬等各種生活，一直到讀高小以後，才離開泥土。他七歲時，進振華小學，是一種私塾的性質，讀的也是一些古書；十三歲時進入翊忠高級小學，入學考試考算術得了零分。當時他立志要做一個畫家，喜歡在粉牆上塗塗畫畫，因為嗜畫的緣故，往往就誤了正課。進入高小後，正值抗日戰爭爆發，他常被派去街頭抄黑版報，星期日下午鄉貼標語，勸募廢銅爛鐵，課外活動大部份時間在挖防空壕。在那段時期，便培養了強烈的國家意識。